



2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

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虢虢食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

秋齊侯衛侯伐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方里而裁

桓五年傳例云凡祀整而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

正義楚意外人救蔡則於表不書故某圖墨周正去蔡城一里以固之故

附注曰劉炫謂夫役屯聚
晝夜不止九日而築畢成
此說也

栽設版築為圍壘廣丈高倍壘厚一丈夫屯

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諺為壘辨別也男女

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

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

南求田以自安也蔡

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還蔡人更叛楚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構季也構季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斟

夏同姓諸侯襄四年滅夏后相

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夏后相啓孫

依於二斟復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

楊慎云大夫種姓文氏
字會稽鄒人出高誘
三頁後

購蓋之官賴此虞思於是以二姚思有

也虞思自以二女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西一年傳曰靡自有

滅泥而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遂滅適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兵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

難為吳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

親不奔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

年之外其其為沼乎謂其官室廢壞當為汗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按不告例已出隱十二年
故曰復發傳

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

不告敗也不與華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吳之

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

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

其亡也以民為土莽是其禍也也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使懼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

芥註同

艾刈同艾字從上艾芥字
生来

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性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

不起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官室不觀觀臺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

有菑厲厲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

聿者卒乘與焉所聿其珍珍珍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吝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

擇

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邾人取之

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句繹邾地取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

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

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

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日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蔡殺其大夫公子

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各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僕子南靈公之子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無太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

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乎郟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郟

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郟

必聞之言當以臆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刺曠之子出

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特河北流過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太子統統者始

服八人表經偽自衛逆者故衰經成服告於

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

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子般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疲罕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於是乎會之。會，合也。必大敗之。從

之。卜戰龜焦，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始也。謀協以故兆詢

可也。詢，諮也。故兆始，始也。衛太子，卜得。簡字

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乎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取，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士田十萬。十萬

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也。人臣隸圉免。去所，免也。志父

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名也。若其

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殺也。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屬辟，棺之重數。玉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

于兆。兆，葬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也。甲戌

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也。登

鐵上。鐵，立也。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

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羣子勉之

死不在寇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子子，

夫羅無勇乘束，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

伏疇，瘡疾也，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周文王，列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繼葉，

故曰文祖，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晉

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

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右，收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太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踏也，獲其蠶旗蠶旗，太子

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

猶獲，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傅佻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愛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

陽之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范氏為范氏臣為范氏

氏叔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之者以獻簡子吏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生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塗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嘔血

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太子曰吾救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來

林兩鞞皆絕。林橫木明細水也傳吳泲庸如

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

梅故因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

不特遷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

圍父知其不義故推之使為兵首威不稱備非叛人也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五月辛卯栢官僖宮災天火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孫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踰公宮栢僖災栢公

廟救火者皆曰顧麻言常人南宮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

也御書進於君者曰死女而不在死也死具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

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救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百官官備府庫慎

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惟慕故

從之鬱後火氣也備物於水出用為濟蒙葺公屋以濡物冒

自太廟始外內以梭梭後也先葺後助所不

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使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藏象魏周禮正月懸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

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審也槐富父終生之後備計也於是乎去

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宮開除道周

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相僖乎音相僖親

天所災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也萇

弘事劉文公為之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

討責周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建大秋

季孫有疾命正當曰無死正當相子之寵臣

令勿從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

子季相子之妻言若女也則肥也可子也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

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乎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早云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也公

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者召正常正常不反反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

郭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寅荀

使在郭北門因外內攻得此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皇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意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

信其君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葬秦

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音裁晉人執戎

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

本屬楚城西郭無傳魯西六月辛丑亳社災故言歸

無傳天火也高林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故是以

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翻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

之錯後至錯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

媽媽牆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射錯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旰旰即夏楚人

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

致之者食其糗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

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其夜結期明

梁河南南梁縣西南故城也單浮餘圍蠻氏

蠻氏潰浮餘楚蠻子赤奔郢陰地陰地河南

維以東楚司馬勝也至陸渾陸渾屬南鄉郡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南有豐鄉皆楚邑發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

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少習南縣武關也將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未寧時有薄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

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

之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

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舊早庚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臨晉邑十二月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高逆

時陰入孟壺口

八邑，晉地，樂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離即高邑縣也。路，橋東。

有壺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與鮮虞會也

鮮虞，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經五年春城毗

無傳備

夏齊侯伐宋

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再同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讎不及公

公蒙之

好不廢適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出柏人

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我授

死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為吉射也

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范氏故也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

諸子鬻

妙之子荼壁

諸子，庶公子也。鬻，賣也。景公妻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

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

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實昭子高張寘

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皆景公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喪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

後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彼所也暨息也丕守其位而能久者

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即素遠詩商頌故受禍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晉趙

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攸

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叔還會吳于相

無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

入于齊為陳乞所弒其君荼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下乞立陽生而荼見

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

黃于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陳盟在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

立茶陳乞欲害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言其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皆

曰高國得君得君必偈我盡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

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
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
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來
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圍晏嬰之子非
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

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奔盟逃離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離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周皆昭王兄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闞退曰君主舍其子而讓

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

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也

塗不通外使也越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女昭王妻章惠王

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

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

不及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穰穰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崇自遠之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周都冀州不易地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八月齊那意茲來

奔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字陽生召在七月今

事之陽生駕而見南郭且未且于齊公字曰

鞞馱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馱此請與

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

之故魯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

俱夫公字曰事未可知及與至也處子簡公

戒之遂行戒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以知之故

知而不欲令人知也國人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久陳僖子又

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

之茶孺地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

子固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

去鬻姒茶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

之立三子景公孽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

夫曰微乎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信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恐駘人不

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景公冒淳地名實以

告魯平春六年齊相昭公死於野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人

圍曹及鄭駟弘帥師救曹子季友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冬未服夏公會吳于

郟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干晉大夫范鞅也

干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淫通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一上物天以為天之太數也天有十二次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其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建周為不與必

弃疾於我放弃凶疾乃與之大宰詔召季康

子大熱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夫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

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

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

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

也端委衣也反自節必具為無能為也弃禮知其

季康子欲伐我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大國代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

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與仁也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賢景

伯欲使大夫不逆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王附今其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亦小不事大也言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代邪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

魯德如邪而以衆加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

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邪但欲恃我不可平言不可不樂而

出季孟意異安直不同故罷秋伐邪及范門邪郭猶聞

鐘聲邪不大夫諫不聽某成子請告於吳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邪言以吳二十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

成子以衆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邪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邪衆保于繹繹邪山

師宵掠以邪子益來益邪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庚子無法獻

于夷社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

邪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辟，君之執事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郟，行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

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也。四方

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賊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邾賊六百乘，君之私

也。為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

伐我。宋人圍曹，鄭栢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

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

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大夫也。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

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魯。

而妖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蔡五邑於其郊

曰黍丘揖立木城鍾邢為明年入曹傳也保國下邑縣西南有黍

立平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齊人歸謹及闡

為明年入曹傳也保國下邑縣西南有黍

曹人

不書伐兵未加

齊人歸謹及闡

子肥

歸

有大

本

亡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之所適之國

若有伐本國者則所託也則隱自所因託則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

黨之今子以亦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

公族故謂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子張王問於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緩時若無必有與急則人人知懼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與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

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故由險道欲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田焉備田拘郈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郈人教吳王犯掌為之宰澹臺子羽

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掌奔魯

孔子弟也其父與王犯懿乎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言北盟伐我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

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地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

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明由舍

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二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

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

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知已也乃止之吳

乎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

舍

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

曹當之而後止釋會也魯人不以盟為強欲

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吳人盟而還不

盟耻齊悼公之來也在二五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鮒侯康子叔父女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

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

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味

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

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囚諸樓臺在魯將之以

棘棘維也使諸大夫奉太子華以為政華邾太子相公

也為二十二年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

盟賓如臧會子齊閭立明來涖盟閭立明魯之子也盟不以書講略

且逆季姬以歸季姬訪侯鮑牧又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

陽生故諱諱公字想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姑陽生故諱

居於路以察之路齊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路齊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上

道使以二十乘及路康之以入遂殺之康亦冬

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闡季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夏楚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雍丘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

吳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平故辭

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一年鄭武子贖之嬖以證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贖字達也瑕請外取許武子之屬

之瑕請取故圍宋雍立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每百遷舍徙舍壘命鄭師哭子姚救壘命鄭師

之大敗子姚武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子姚武

使有能者無死惜其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

台

昔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

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趙鞅上救鄭遇水適火水

之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

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各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

又得北各位敵不可于也水俱盛故炎帝

為次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

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鄭以變龍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

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坤上曰宋方吉不可與

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日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有以王者嫁妹得如微子塔帝乙之元子也

宋鄭甥舅也

宋鄭為晉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

為宋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

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子使來

徹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二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夏

宋人伐鄭無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無葬齊悼公無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傳書歸薛伯夷卒無傳赴以秋葬薛惠公

無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

下吳子使來

言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言之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郟

鄭齊地邾邾不書兵齊人弒悼公赴于師說以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參帥舟師將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大夫夏趙鞅

帥師伐齊經書復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

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利以代姜故今與兵

也也卜不襲吉襲重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軻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齊未得志故為冬

楚子期伐陳陳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

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一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襲國年纔十五六至

今壽夢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

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我而不與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

艾陵齊地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救齊出

奔宋書名

傳十十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國書高無平帥

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季孫謂其宰冉

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

季孫告二子二子子叔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屬臣屬也魯之群室聚於齊之兵

車羣室都一室敵軍便矣子何患焉二子之

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二子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侯於黨

氏之溝黨氏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

故不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非求非已不欲戰

故不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非求非已不欲戰

伯翳顏羽御邴洩為右子武伯翳冉求帥左師子武伯翳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必能用命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卒

兵精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

從之五日乃從公救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

而泣保守曰事充務政重賦稅士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已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糶

曲援曲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如

踰溝連請乃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右

師陳壘陳莊涉泗二陳壘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進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

誰不如我不知誰而欲走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

能師獲甲首八十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入

宵諫曰齊人遁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孺子與孟孺子羽銳敏疾也言欲戰我不

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

為與其嬖僅注錡乘皆死皆殞也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執董冉

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

以義勇不書戰不書陳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為司徒賦封由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

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其族轅直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乾喜曰何

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曰何不吾諫對

謀

曰懼先行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

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傳贏齊邑也

中軍從王吳中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宗子陽與閻

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脊御國子子

公孫婁曰二子必死世也勸將戰公孫婁命

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命其徒具

會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曰二

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

日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

日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

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具甲戌戰于艾陵展

如敗高子齊上軍國子敗齊門巢吳上軍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以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

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劍鉞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賜子貢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

大史固歸國乎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實之新

篋裂之以玄纁裂也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讎豢非愛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低矣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以勞，公將戰，吳乎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

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鉞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孔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

大史固歸國乎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實之新

篋，襲之以玄纁襲薦，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衷，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讎，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語曰其有顛越不兵則剗歿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積不承命者也剗剗也歿絕也育長

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

為王孫氏私使入至齊屬其子改及役王聞延為王孫欲以避其禍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將死曰樹吾

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必毀天之道也越秋朝之伐齊勝之盈之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也

季孫命備守備曰小勝天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

子朝子朝宋人仕其姊嬖姊所嬖子朝出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嬖寘於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車車取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遺疾之弟

弟

疾之子カ之女疾疾臣向向為向朱向自納美珠焉與之城

鉏宋鉏宋宋公求珠雕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

出出在在十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聽

遷遷使處巢死焉殯於隕葬於少禘失終所言疾之巢

皆隕衛地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

田僕僕捕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儀之孫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六悼子即位故夏戌為大

夫夏戌悼悼子亡衛人翦夏戌翦削其孔文

予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籃之

事則嘗學之矣日胡周曰籃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以鳥文子遠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

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

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季孫欲以田賦使

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

有訪諸仲尼仲尼曰立不識也二發三發卒

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持有曰君子之

行也行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立亦足矣立八十六并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

法常若不度於禮而會會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示改法重賦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在淮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

鄆鄆發陽也廣陵宋向巢帥師伐鄆冬

十有二月螽周六二日今十月是歲應置閏

九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年事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

之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反

左氏二十

哭故不言哭者夫人禮也以同乳哭故不言哭者夫人禮也以同乳哭故不言哭者夫人禮也以同乳

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季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公會吳于季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公會吳于季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公會吳于

素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素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素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制之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制之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制之

義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信明神以義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信明神以義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信明神以

要之要者以要之要者以要之要者以要之要者以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尋也亦可

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

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瘕無不噬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瘕無不噬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瘕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公及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公及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

寬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

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

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

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

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墮入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本孫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星火心星也火今伏在今十月

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猶西流言未盡沒故知

例論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由彌作頃立

玉暢禹弋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

是俱齊及宋平先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力十鄭

人為之城禹戈錫戎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禹十二月鄭罕達

救禹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一月螽上今

列者立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處取書

覆而夏許男成卒無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立縣南有黃津近濟水夫一差欲霸

諸侯故史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無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葬許

元公無九月螽無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無傳平且衆星皆沒而孛盜殺陳夏區

夫無傳無十有一月螽無傳無前年季孫雖

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
十一月各歸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麇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賈

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之也魋也逃歸遂取宋師

于岳獲成謹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各

不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蕢池平

周卿士也不與會書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也隧道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郟吳

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白

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也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

庸壽於姚也宋故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惡謂自到七人於幕下以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乘先乘，戰也。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新大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軒矣軒，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也。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又請少待

之與，與也。先晉人耻之盟不書諸侯，故不錄。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

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也。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也。且執事以伯召

乘三百

諸侯而以後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於魯矣伯各將以一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太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

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

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

相識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之繫然服飾備也

言吳王言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昵之一盛

也觀視也得寒賤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

私隱庚西方主教癸北方主承傳王欲伐梁

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食黃池大宰

語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終在負終在負終在負終在負終在負

不不不不不不不

曰曰曰曰曰曰曰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魯魯魯魯魯魯魯

類類類類類類類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杜氏言盡二十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

出出出出出出出

之之之之之之之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孔子所循之經孔子所循之經

舒州庚戌叔遷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魍入于曹以叛曹宋

邑莒子存卒無傳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

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

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及陳宗

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

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饑無傳十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鉏野縣東北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特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小邾射以句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

相與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

繫於經立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

其異事則皆略而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也濟成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

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也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

執言於公執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一人弗聽子我事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

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于遂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

和族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

酒肉潘米汁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於陳宗夫陳也懼其死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

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樓

儂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意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言其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不遠

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乎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

齒宣子夷穆子安廩立子意茲齒宣子夷穆子安廩立子意茲子我在

帷帳也聽政之處也聽出道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

人禦之子我子行殺待人素在內故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欲大夫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怒故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則需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

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闢與大門開官中皆不勝乃出陳氏

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

入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手方取道及而衆知而東之車逐使東

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

庚辰陳柏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

不及此悔不謀宋相魋之寵害於公恃寵盈公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

請討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向魋邑

因易邑為公因易邑為公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在乃益

鞶七邑而請享公焉受賜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臯野曰余長魋也少

臯野臯野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來告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公曰雖黽未求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

命君憚告子難以下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

乎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黽要不自對

曰黽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相氏相氏向黽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予楨騁而告相司馬予楨騁相

司馬即司馬也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

能重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馬向黽

遂入于曹以叛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黽恐公怒

還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曹劫曹人子弟

國

以實之欲自固欲。黜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黜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相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

而適齊牛相黜弟也向黜出於衛地公文氏

攻之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

丘輿阮氏魯人也葬於南城懸西北甲午

齊陳相弒其君壬于舒州公也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又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相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言言後初孟孺子洩將

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孟氏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恨孟懿子故鞭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

使懼不歸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不無出奔北無齊無鄭伯伐宋無秋八月大雩無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冬晉侯伐鄭無及齊平

魯與齊平衛公孟嘔出奔齊無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以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

南有桐水出白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楚所及良而卒將以戶入聘禮若賓死

未將命則既

蘇於檀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永

濟之不時無乃虞然墮大夫之尸虞然墮大夫之尸以

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對大夫

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重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君之下吏備猶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一世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不一日便遷次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萃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

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也先民

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

良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華尹秋

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

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

事孔子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弟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

公孫成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持入

之心況齊人雖為子投其有不貳乎言子叛

亦將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

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

亡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

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相告白寡

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

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

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糕媚杏以南書社

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下吳人加敝邑以亂年

齊因其病取謹與闡亦在寡君是以寒心若

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乎病之

乃歸成病其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贏齊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裡孔圉孔文子

伯伯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

內伯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嫗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

盟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悝欲令遂斬遂劫

以登臺鑿室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乘車言不欲戰行。

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子羔，衛大夫高梁。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

姑至焉且欲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

不須踐。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子羔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字少曰無入為

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

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因門開。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文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救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癸敵子路

二子，翮也。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不使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也。莊公害

故政欲盡去之故政，政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

人離病於外又矣乎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此褚師擊子為明年曠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二月衛子還

成出奔宋即曠夏四月己丑孔立卒告仲丘既

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罪德殊而異也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

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曠成褚師比出奔宋不果而奔

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曰蒯聩得

罪于君父君毋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奔况弟寘諸河上河上威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於於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朕

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方天之休

方授爾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

己丑孔立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是天子

也屏也 繁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首律

也律法也言喪尼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父無以自為法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 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之者

為孔悝不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婦 及西

門平陽中 使貳車反柩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

所在柩藏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外為請 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

許公為反柩孔悝怪載柩者 不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 必

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躓子伯

不仁所 或以其車從從公 得柩於橐中孔悝

謀

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年鄭人甚善

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

之期子木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兵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會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吾聞勝

也好復言行之不顧道也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

秦信燕西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

南有白亭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歸不遠矣此字西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卿余翼而長之以爲楚國第用士之我

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

後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鄒士二鄒士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

人不可曰市南有能當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辭告欲作亂舉之以劔不動技劔指勝曰

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與久伐慎白公敗之敗也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被掩

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自公曰不可弒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

無獲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獲則不安

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

之後闢其殺賢知其可說白公欲以子閻為王子閻平王

者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死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

圍公陽亢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胥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日日以幾其君若見君面是得安也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兼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子高曰微二字者楚不國矣

子期也相舉之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匪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白公也曰不

言將烹之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

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穎黃氏

黃氏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國寧也乃使

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而老

於葉言定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

叔傭子傭子太叔遺不得與下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言占卜乃逐大

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

不得其器若乏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

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而擇材焉可也若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得

其身因得中其器豎告太子太子疾太子使五人輿輶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盟在二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志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

幕皆以鹿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以良夫為良夫乘衷甸兩牡一輅

紫衣孤裘紫衣君服至祖裘不釋劍而食食而執故

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紫罪衣三月越子伐吳吳子樂之笠澤夾

相義帶劍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在相著也。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故得勝也。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

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為也志父，晉君為志父。教使不求。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孫

之孫，詐父欲復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

救衛國觀，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釋，囚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

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何怨言不須。

往戰自將。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也。楚

既寧將取陳蔡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

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復也言此二人皆掌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今復左史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左史

皆楚左史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主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王城

朝陳蔡封於汝開封於此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令尹有憾於

陳十五卒子西伐吳陳德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蓋舍焉舍右領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禪龜言中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枚卜不所下沈尹朱曰吉過於

其志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過

將焉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衛侯

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陽城陽城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見吾之虛陽城縣縣

生之瓜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天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

余為渾良夫天無辜本盟實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

殺之故自公親筮之胥彌救占之救衛曰不謂無辜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本宋言衛侯無道不取以實對懼難

而衛侯自下之吉凶其餘曰如魚鏡尾鏡尾鏡尾魚

勞則衛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此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輸此皆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入其郛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

之衛人出非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辟蒯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翦之其邑

聚公使匠父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

及而難作幸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

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拊股終如ト、言戎州

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弟、疾、戎州人

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初公自城上

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鬻之鬻、賣、以為呂姜鬻

夫人鬻鬻、賣、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

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

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執般師以歸舍諸路

路齊齊、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郎衍之

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

魍發陽、鄭也、在二十二年武伯曰然則虺也武

伯名也郎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執、宋皇

瑋之子康瑋、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

邑以與之鄴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

克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

將納相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

妣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相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之執之皇

瑋奔晉召之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瑋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綏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巴人伐楚

圍鄆鄆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

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寧子使帥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

吳師皆為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于遂固敗巴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其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也官

古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山龜故也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逐也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後石魍與大叔遺皆削曠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越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從越之夷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晉代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

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吳子出居于艾艾吳邑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其不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

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

先主簡子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黃池在

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乃往先造于

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忘之不從請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

敢展謝其不共展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使問趙孟

問遺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テ自諭、所、不、急、猶、溺、人、不、知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其、當、亡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

主曰宜哉則、止、主、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

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綏、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事、纒、數、年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不、知、魯、齊、誓、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

是行也公先至于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誓、首、於、齊、邾、遂、至

陽穀先、期、也齊問立息曰君辱舉王趾以在寡

君之軍息、問、立、後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

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合、也請除館

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為無道執父立乎越人歸之大夫革奔越隱

公八年為其所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庸東庸東越地會稽白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口歸終史墨子齊之言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友季指季外

母季康子使持有用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遷也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采從輿人求持有名輿人也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之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來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

繁子稱舉也繁馬飾繁纒也終樂祔之鼓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

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辛帥師御之知伯視

齊師馬駮遂驅之曰齊人知余嬖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乎而卜之以守龜於宗桃

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立君命瑤

非敢耀武也治英立也治英立也以辭伐齊足

矣何必卜士度戰于鞌鞌也止齊師敗績知

伯伯親會會顏顏與與夫夫顏顏漆漆秋八月叔青如越始始

使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乞師

曰昔滅艾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宣叔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徵福於周徵福

公願乞靈於滅氏滅氏世勝齊滅石帥師滅石

會之取廩丘石滅實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

備戰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高顏

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言衛言

也衛過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滅石牛生曰

大史謝之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罕禮罕禮

不度不敢展謝之終有有邾子又無道邾子

越人執之以歸終而立公乎何何亦無立公

道何公乎荆之母嬖荆哀公將以為夫將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對曰無之公對

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

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主大子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韃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韃公怒辭曰臣有疾異

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殺之殺嗚吐也是以不敢

辭不辭謝公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

出公戰其手抵徒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亡為斷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亡為斷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亡為斷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待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軍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

其幣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救疾之從

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

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又公使

優狡盟拳彌優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職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

嬰夫車司寇亥意政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一也使拳彌

入于公宮信近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彌接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言不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先君崩賸也亂不速奔故且君嘗在外

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曷間

也乃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郵郵齊青界上邑彌詐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冷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

公以鉤越越有君宋南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

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公為支離

之卒陳各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衛人病之

懿乎知之內聞見子之子之公孫弥請逐

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更遣

諸其室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弗信五日乃

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

求求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見一乎曰惡言多

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宴於五

梧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

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

隨君遠行勅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激以

三桓之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

數食言孫孫邾邾人入內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

后庸宋樂茂納衛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

司戕子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

待之必毒於民也後乃睦於子矣民師侵外

州大獲越納出禦之大敗衛師掘楮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平莊陸名也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

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公使不致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爲此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爲此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

人者遂後及遂卒于越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官

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

靈不緩爲左師樂棧爲司城

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

聽政也降和同也因大夫以雙

也降和同也因大夫以雙

也降和同也因大夫以雙

之以自通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不告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

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散乎言勢重而

無德以為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

于連中連中各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

都內官各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早晝晝計

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

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

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

門北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火寢盟但以其君命無

一不載作載 戴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

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皇非

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載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載氏即樂氏與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載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傳二十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盟在傳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人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順之詩周頌言無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

而國於何有主四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由二月盟于平陽西

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友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

言及子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以此

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用馬降禮禮不備也晉荀

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隰役在二十三年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

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建去也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陘至高平入齊子思曰大

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陳子怒謂其多陵人衷善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言陳滅於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

伯其能父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

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栢曰無及

寡無畏最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成子疑其有心文字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名自恨也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

知而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後

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公

之妾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有陘氏即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

悼公魯人立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

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

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俘鄒

魁壘鄒魁壘賂之以知政欲使友閉其口而

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盂入之對曰主在此

三

主謂知伯也言主
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ト惡貌醜也簡子廢謫子伯魯而立襄子
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

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後趙襄

子由是甚知伯也也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

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

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
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大司道成



